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二十回 審刺客觀察解冤仇 索門包奴才仗勢力

卻說那陪審聶子深的委員，把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你既是李道台的親戚，那有不曉得他病故的道理，況且既到這裡，亦該打聽得出，如何會把胡大人，當做李道台？分明一派胡言，定有隱情在內，快些從實招來，免得吃苦。」子深被他這一詰問，倒嚇呆了，幸喜他機變過人，轉念一想，便供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原也到處探問過，也有人說他害病回去了的，也有人說他還在這裡的。只因我這兄弟，生性迂執，他說我們這位姑丈，年紀不大，必不至死，況且也難怪，這胡大人的面貌，實在和家姑丈一般無二，那能不誤認呢？」那陪審官尚欲追究，承審官道：「他話倒也不錯，胡大人和從前的李大人，果然面貌相同。我都見過的。」當下錄了供詞，去回胡大人。原來這胡大人，是山東候補道，河防局總辦，本是華尚書的門生，所以到省不久便得了這個優差。他為人卻還仁厚，這天見過撫憲回來，中途吃這一嚇，只當他是真要行刺的，那知搜尋他身畔，並沒兇器，情知誤傷了人命，然而關係自己的前程，只得將錯就錯，查拿餘黨。果然拿著了死者的胞兄，自然可以究出情由。只是一向讀書赴考，當翰林，捐道台，到省從沒得罪過人，那有什麼冤家前來行刺，這分明別有緣故，倒不可陷害平人，傷了陰德。拿定這個主意，便有心開脫子深的罪名。不多會，委員來見，呈上供詞，胡大人一看，更加惻然道：「這人也太孩氣，枉送了性命，一般也是縉紳人家的子弟，快把他帶來見我。」委員連聲稱是，辭別而去。一會兒把子深送到胡道台公館裡，子深見了胡道台，只得磕頭，口稱觀察，一切周旋禮節，甚覺落落大方。胡道台甚喜，不再追問他兄弟行刺的話，只略問家世，又問他應過幾次考，子深把編造的話說了。胡道台又問他兄弟倆到此何干？子深說為謀館而來，此時胡道台只有抱歉的意思，聽了心上著實不忍，便道：「我同令姑丈本是同年至好，既是他內姪，我那有不照應之理，只是令弟死於非命，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至你世兄既要謀事，齊巧北京舍親華尚書，托我代薦一位西賓，如不嫌委屈，兄弟當作曹邱。」子深暗喜道：「噢，是了，我表兄所說的胡尚書，本來我就疑心，現在並沒有什麼胡尚書，如今被他一說，我倒明白了，一定就是他，可憐妹子不問情由，自己枉送了性命。他如今既說薦我到那裡去，將來報仇更易，豈有不願意的道理？」於是立即起身作揖相謝。胡道台就留他在公館裡住下。次日將子裡棺殮畢，子深自然十分悲痛，把妹子的靈柩，送到江蘇丙舍後面空房裡停好。過了一天，方才叩別胡道台，取道北上。胡道台又派了一個家人伴送他到京。

子深一路想著妹子，不免傷心落淚，當晚走了半站住下。次日渡過黃河，只見前面來了兩個軍裝打扮的人，腰裡各跨了一口刀，一人是騎了匹甘草黃的馬，一人騎了匹小川駒，緊一緊籠頭，直打子深的車前跑過去，仍復跑轉。那家丁會意，也把馬加上一鞭，出一個響頭，比那兩匹馬更快，跟上前去，打個來回，誰知那兩匹馬上的人，回轉頭來一望，便如飛而去了。晌午到店打尖，那家丁道：「少爺今天黃河崖兩個響馬，有意要動手的，少爺知道麼？」子深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家丁道：「全虧俺這匹馬跑得快，他沒有敢動手。」子深問其原故，家丁道：「大凡響馬最怕的是快馬跟蹤，看見人家也騎了馬，他就留心，俺所以出個響頭，給他看看。」子深不語，自此過了德州，一路下去，入了直隸地界，果然又是一般風景，睡的都是暖炕，面飯反比山東來得好吃。到得京城，其實也沒甚壯麗，車子趕進城去，卻走了無數荒地，才漸漸見些鋪戶人家，街道非常之闊。

這天起了一陣西北風，那黑灰直向車箱裡卷來，吹得子深耳目鼻裡都滿了，聞著還有些兒鹹味，子深肚裡付道：這樣壞地方，如何把來做個京城，真正辱沒了中國！一路躊躇，忽聽得跟來的家丁，對車夫說道：「我們住驛馬市大街榮升店罷。」車夫答應了，舉起鞭子，把驛子打上幾下，便轟雷掣電一般的拉了去。子深在車子裡如何坐得安穩，禁不住身子東搖西擺，幸虧不到一個鐘頭，已到驛馬市大街。但見九陌長衢，兩邊鋪家的沖天招牌，高矗雲際，比別處的市場，熱鬧了許多。到店門口時，掌櫃的是認得胡大人公館於升于二爺的，滿面堆笑問好，請他們進去，看定屋子，搬行李，打臉水，鬧過一陣。子深開發車錢；車夫去後，鋪設被褥，子深累得渾身筋骨疼痛，隨便躺下歇息，于升自去覓住處不提。

子深朦朧睡去，忽見他妹子假子裡來了，一種悲慘的面目，叫了一聲：「姊姊，我勸你不必報仇了，轉眼中國就有大亂，那仇人自有人來收拾他，你趁早往東洋，一則避亂，一則尋著姊夫，犯不著在此嘗那亂離的滋味、休像我誤聽人言，枉送性命。」子深正要起身問他端的，誰知一道火光，妹子不見了，只見一盞紅燈，滾到身邊，登時嚇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暗道：我聽得深謀時常講的、不可迷信鬼神，我今兒怎麼會做這夢呢？妹子的話，又說得離奇得很，莫非真個有甚禍亂，且住，如今山東正有些人，結什麼義拳會，官府很相信他，我看就是禍根。難道妹子死後，果然有靈，來示夢的麼？呸！不要信他，總之夢是腦筋中偶然感動，不足為憑，安知不是我胡思亂想所致。大事要緊，那有憑這一夢，就此灰心的道理。子深正在思索，恰好于升走來，說道：「少爺，晚上吃什麼飯？好去館子裡叫。這是乾店，沒飯吃的。」子深路上受了些驚恐風塵，又悲傷妹子，幾下湊來，病根已伏，此時只覺頭暈身熱，懶怠起身，再也吃不下飯，便道：「你愛吃什麼，去叫兩樣吃罷。我不吃飯，停會兒替我預備些稀飯就是了。」于升連連答應，自去吃飯不提。

這時天已昏黑，店伙計送燈進來，只聽得兩聲驟作，簷前淅瀝不止。子深痛妹子慘死，夫君遠離，說不盡旅邸淒涼，悶悶不樂。勉強起來，正想書消遣，不料隨手拿了一本新譯的《日本大和魂》，裡面說的盡是些武士道中人物，也有復仇諸般的事，不免將燈移近牀前，靠著枕頭，慢慢的往下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覺得精神健旺了些，恰好于升送粥進來，子深呷了兒口，便不吃了，當晚沉沉睡去。夜裡醒來口渴，頭裡又隱隱作痛，身上又火炭一般的發燒，這回直覺得二分困苦，從此一病三日。于升急得沒主意，和掌櫃的商量，請了一位大夫來診脈定方，道是七情所感，兼中寒邪，用些柴胡、桂枝等藥。幸虧子深略知醫理，看了這方，不敢煎服，直燒到七天七夜，方才好些，不過氣息如絲，四肢無力。直養到半個多月，方能吃些飯食。引鏡自照，瘦損不堪。所喜那于升雖係胡道台派來伺候的，倒也分出力，子深靠著錢多，早已將他買服，因此飲食起居，受益不少。又過多天，子深已能下牀行動，商議著去見華尚書，叫于升僱了一輛車，忙著整理拜帖，靴帽穿戴好了，上車到華尚書宅門前，只見裡面紅紙銜條，直貼的密密層層，數也數不清楚，大約從編修起到尚書止，當過的主考學政，鄉會總裁，都不止一次。門房裡肥頭胖耳的管家，兩三個都是玄青洋綳的衣服，醬色摹本的套褲，手裡拿著一尺長的潮煙袋，大模大樣，任誰都不在他眼裡。于升拿出拜帖，又問少爺要了胡大人的信，走進門房，候了半天，只見不見有人出來。子深等得心焦，又盼望多時，才見于升出來說道：「華大人今天不見客，信已送上去了，叫少爺後天飯時再來。」子深聽了，那無明火由不得直冒，勉強捺住，只得仍回客店。

後日又去，門上回說：「大人因衙門裡有事未回，回來還到公爺府裡吃飯，你明日再來罷。」子深恨恨而歸，晚間于升來回說：「少爺這樣天天跑去見不著，徒費車錢無益，依小的愚見，莫如送他門上兩兩，憑著于升一張嘴，包管他不至嫌少。他們當了這個門上，就有派定主人見客不見客的本領，要不花錢，一輩子也見不到這華大人的。」子深聽罷，已經氣得發昏，轉一念道：「這班奴才，也莫怪他，我如今要他奉承我，也還容易，只消多費幾文不心疼的錢便了。」想定主意，便道：「于升兩兩是不中用的，要送就送他五兩銀子，你道可好？」于升大喜道：「少爺這樣花了本錢，將來有華大人提拔，還怕不高升嗎？以後小的也有了依靠了。」子深笑道：「那還要你囑咐嗎？我一路到此，全虧你服侍得週到，正要重重的謝你哩。」于升道：「這是小的應該的。」當晚主僕二人商量妥當。

次日，子深帶了一張五兩銀票，僱車再到華府，于升這番有了精神，直到華府門房裡，找著執帖大爺，和他商量道：「我們少爺，是山東胡道台薦來的，只求見一見大人的面，那規矩情願格外從豐，況且將來相煩的事多著哩。」執帖大爺兩眼望著天，只顧抽他的潮煙，睬也不睬。于升沒法，只得把少爺交給他的銀票一張，雙手送上，又道：「我們少爺說這是點小意思，算不得什麼，送給諸位吃杯茶的。」執帖大爺一見有五兩銀子，方嘻的一笑，回過笑臉，一面把銀票接在手裡，一面卻低低的附著于升耳朵。說道：「我們大人是不叫咱們受門包的，你少爺既如此費心，叫咱也不好意思退回，如此就請你老爺下車談談罷。」于升只得

走到車旁，和子深說知就裡，子深無奈下車，踱到門房，那位大爺親自捧了一碗茶，給子深，又說道：「聶老爺來過幾次，實在怠慢得很，承你老爺又這麼費事，倒叫我怪不好意思的。」子深道：「客氣客氣，將來費心的地方多著哩。」那位大爺至此，方才戴上帽子，拿了帖子進去回。足足有一個時辰，還沒有出來，子深正餓得沒法，忽見一個小廝，提著食盒，走進門房來，于升也跟了進來。那小廝開出食盒，原來裡面裝著四色精美的菜，一罐飯。小廝一一取出擺在桌上，對子深說道：「我們大爺，恐怕老爺肚裡饑餓，所以叫給老爺預備的。」子深肚裡尋思道：原來銀子這般有用，我不花錢，今天又是白走一趟。當下吃過飯，淨過口，只見執帖大爺亦就慌慌張張的走來說道：「大人請見，快戴上帽子去罷。」子深也不及道謝，只得趕緊整好衣冠，跟他一同上去。正是。

客仗包直占利見，主憑勢力進人才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